

苦竹杂记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苦竹杂记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竹杂记/周作人著;止庵校订.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9
(周作人自编文集)
ISBN 7-5434-4404-6

I. 苦... II. ①周... ②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883 号

丛 书 名	周作人自编文集
书 名	苦竹杂记
作 者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44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404-6/I·655
定 价	10.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苦竹杂记》

止 庵

《苦竹杂记》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二十三”，一九三六年二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本文四十九篇，除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篇（《北大的支路》），一九三五年一月一篇（《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感言》），四月一篇（《市河先生》），五月一篇（《我是猫》）外，均作于一九三五年六月至十一月，即《苦茶随笔》之后。“苦竹杂记”原是作者一九三五年为《大公报·文艺副刊》所撰系列文章总的题目，集中有十数篇皆属于此一系列。《杜牧之句》与《情理》又见于《苦茶随笔》，前者即该集《小引》是也。

《后记》有云：“我所写的总是那么样的物事，一两年内所出的《夜读抄》和《苦茶随笔》的序跋其实都可以移过来应用，……”的确《苦竹杂记》风格与此前两种集子均有相似之处，譬如《情理》以下六篇（原是为《实报》写的“星期偶感”）即与《苦茶随笔》之《关于十九篇》颇为接近；然而此书主要

内容毕竟还是更像《夜读抄》一些，也可大致分为那里的“关于一种书的”的“本文”和除此之外的“杂文”两类。《夜读抄》式的写作风格，至此已经愈加显著，“不佞只能写杂文，又大半抄书”，庶几可以概括。又《谈文》中有“姑以中年前后分界，称之曰前期后期”一说，现在写的正是简练淡远的后期文章。

集中有一篇《说鬼》，前此所作《所谓五十自寿诗》也有“街头终日听谈鬼”之句，这是作者喜欢谈论的题目，多年间一写再写。他崇尚现代科学意识，自以鬼神观念为虚妄无稽：“但是我是相信神灭论的，也没有领教过鬼的尊容或其玉音，所以鬼之于我可以说是完全无缘的了。”（《瓜豆集·谈鬼论》）然而又从人情角度加以体会：“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此种二元的眼光，是周氏研究鬼神乃至一切愚昧迷信现象最为独到之处。“不信鬼”是求实，“了解人情”亦是求实，虽然是两副眼光，却始终不逾虚实界限，可以说一总是科学的，只不过科学不排斥人情罢了。也就是他说的：“科学其实也很道德。”（废名：《知堂先生》）这里提到“人情”，《夜读抄·鬼的生长》曾说“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更具体地讲，则是：“常人更执着于生存，对于自己及所亲之翳然而灭，不能信亦不愿信其灭也，故种种设想，以为必继续存在，其存在之状况则因人民地方以至各自的好恶而稍稍殊异，

无所作为而自然流露，我们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矣。”作者由此感受到普通人的的人生境遇，生存愿望，觉得最是悲哀，又深可怜悯，同时视之为社会根基所在，真正实在的东西：“……盖此等处反可以见中国民族的真心实意，比空口叫喊固有道德如何的好还要可信凭也。”而对周氏来说，这并非一种姿态，他的思想情感由此建立了与人间的牢固联系：“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看云集·水里的东西》）虽然仍应纳入其整个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之中，这却是其中最深厚结实的一面。在周氏的著述中，以此类文章和怀人悼亡之作最具情感深度。

鬼神问题仅为周氏民俗研究之一部，上述情怀，亦在别处多所体现。以后作《知堂乙酉文编·无生老母的消息》，作者曾自我评论道：“谈论民间信仰，似不无所得，于白莲教一派所谓‘邪教’寄以同情，其实这与后来的一贯道亦不无关系，但可惜那种教派涉及反动了，盖其初虽出于农民苦痛的呼号，惟逮稍为壮大，往往便为聚财渔色的行为，没有那单纯的特色了。”（一九××年一月三十日致曹聚仁）分辨虚实，体会人情，似乎更有分量。

此次据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六年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次四页，正文三百一十三页。正文及目次中，“小引”原作“苦竹杂记小引”，“后记”原作“苦竹杂记后记”。



目 录

小引	(1)
冬天的蝇	(3)
谈金圣叹	(8)
醉余随笔	(16)
关于王韬	(19)
关于焚书坑儒	(23)
孙蕡绝命诗	(26)
煮药漫抄	(29)
刘青园常谈	(33)
柿子的种子	(38)
如梦录	(42)
拜环堂尺牘	(45)
读禁书	(50)
杜牧之句	(54)

笠翁与随园	(58)
两国烟火	(63)
文章的放荡	(68)
情书写法	(72)
关于禽言	(75)
谈油炸鬼	(79)
古南余话	(84)
儿时的回忆	(89)
畏天悯人	(94)
入厕读书	(98)
广东新语	(102)
岭南杂事诗钞	(108)
隅田川两岸一览	(113)
幼小者之声	(119)
蒋子潇游艺录	(124)
模糊	(131)
说鬼	(135)
郝氏说诗	(139)
谈土拨鼠	(145)
关于活埋	(150)
日本的衣食住	(158)
关于日本语	(168)
市河先生	(172)
我是猫	(176)

和文汉读法	(180)
日本话本	(184)
文字的趣味一	(188)
文字的趣味二	(192)
情理	(196)
常识	(199)
责任	(201)
谈文	(203)
再谈文	(206)
谈中小学	(209)
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	(212)
北大的支路	(215)
后记	(219)



小 引

《宝庆会稽续志》卷四《苦竹》一条云：

“山阴县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则越自昔产此竹矣。谢灵运《山居赋》曰，竹则四苦齐味，谓黄苦，青苦，白苦，紫苦也。越又有乌末苦，顿地苦，掉颡苦，湘簟苦，油苦，石斑苦。苦笋以黄苞推第一，谓之黄莺苦。孟浩然诗，岁月青松老，风霜苦竹余。”苦竹有这好些花样，从前不曾知道，顿地掉颡云云仿佛苦不堪言，但不晓得味道与戴山的戴怎样。《嘉泰会稽志》卷十七讲竹的这一条中云：

“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尔。”案绍兴制锡箔糊为“银锭”，用于祭祀，与祭灶司菩萨之太锭不同，其裱褙锡箔的纸黄而粗，盖即苦竹所制者欤。我写杂记，便即取这苦竹为名。《冬心先生画竹题记》第十一则云：

“酈道元注《水经》，山阴县有苦竹里，里中生竹，竹多繁冗不可芟，岂其幽翳殄瘁若斯民之馁也夫。山阴比日凋瘵，吾

友舒明府瞻为是邑长，宜悯其凶而施其灌溉焉。予画此幅，冷冷清清，付渡江人寄与之，霜苞雪翠，触目兴感为何如也。”此蔼然仁人之言，但与不佞的意思却是没有干系耳。廿四年六月十三日，于北平。





冬天的蝇

这几天读日本两个作家的随笔，觉得很有兴趣。一是谷崎润一郎的《摄影随笔》，一是永井荷风的《冬天的蝇》，是本年四五月间出版的。这两个人都是小说家，但是我所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随笔。说也凑巧，他们一样地都是东京人，就是所谓“江户子”，年纪都是五十出外，思想不大相同，可是都不是任何派的正宗。两人前不属自然派，后不属普罗文士，却各有擅长，谷崎多写“他虐狂”的变态心理，以《刺青》一篇出名，永井则当初作耽美小说，后来专写市井风俗，有《露水的前后》是记女招待生活的大作。他们的文章又都很好，谷崎新著有《文章读本》，又有《关于现代口语文的缺点》一文收在《倚松庵随笔》中。我读他们两人的文章，忽然觉得好有一比，谷崎有如郭沫若，永井仿佛郁达夫，不过这只是印象上的近似，至于详细自然并不全是一样。

说到文章我从前也很喜欢根岸派所提倡的写生文，正冈

子规之外，坂本文泉子与长冢节的散文，我至今还爱读，可是近来看高滨虚子的文集《新俳文》与山口青屯的《有花的随笔》，觉得写是写得漂亮，却不甚满足，因为似乎具衣冠而少神气。古来的俳文不是这样的，大抵都更要充实，文字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露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虽然如横井也有纯是太平之逸民，始终微笑地写那一部《鹑衣》者也不是没有。谷崎永井两人所写的不是俳文，但以随笔论我觉得极好，非现代俳谐师所能及，因为文章固佳而思想亦充实，不是今天天气哈哈那种态度。《摄阳随笔》里的《阴翳礼赞》与《怀东京》都是百十页的长篇，却值得一气读完，随处遇见会心的话，在《倚松庵随笔》里有《大阪与大阪人》等一二篇也是如此。《冬天的蝇》内有文十篇，又附录旧稿八篇为一卷曰《墨滓》。卷首有序六行云：

“讨人厌而长生着的人呀，冬天的蝇。想起晋子的这句诗，就取了书名。假如有人要问这意思，那么我只答说，所收的文章多是这昭和九年冬天起到今年还未立春的时候所写的也。还有什么话说，盖身老矣，但愈益被讨厌耳。乙亥之岁二月，荷风散人识。”谷崎今年才五十，而文中常以老人自居，永井更长七岁，虽亦自称老朽，纸上多愤激之气，往往过于谷崎，老辈中唯户川秋骨可以竞爽，对于伪文明俗社会痛下针砭，若岛崎藤村诸人大抵取缄默的态度，不多管闲事了。《冬天的蝇》的文章我差不多都喜欢，第二篇云《枇杷花》，末云：

“震灾后自从银座大街再种柳树的时候起，时势急变，连妓家酒馆的主人也来运动议员候补这种笑话现在想听也听不

到了，但是这咖啡馆的店头也时常装饰着穿甲冑的武士土偶，古董店的趸卖广告上也要用什么布珍品之炮列运廉卖之商策这种文句了。

“我喜欢记载日常所见闻的世间事件，然而却不欲关于这些试下是非的论断。这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思想与趣味是太辽远地属于过去之废灭的时代也。……

“在陋屋的庭园里野菊的花亦既萎谢之后，望着颜色也没有的枇杷花开着，我还是照常反覆念那古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样地，我这一身便与草木同样地徒然渐以老朽罢。”上文里仿佛可以看出些感伤的气味，其实未必尽然，三年前在《答正宗谷崎二氏的批评》中云：

“大正三四年顷，我将题为《日和下驮》的《东京散策记》写完了。我到了穿了日和下驮（晴天履）去寻访古墓，实在早已不能再立在新文学的先阵了。”所以他这种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二十年来已是如此，他之被人讨厌或是讨厌人因此也由来已久，《冬天的蝇》不过是最近的一种表示罢了。前年出版的《荷风随笔》中有《讨厌话》与《关于新闻纸》两篇文章，对于文人记者加以痛骂，在《日和下驮》第一篇中也有很好的一段话，这乃是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所写：

“日本现在与文化已烂熟了的西洋大连的社会情形不同，不管资本有无，只要自己想做，可做的事业很不少。招集男女乌合之众，演起戏来，只须加上为了艺术的名号，就会有相当的看客来看。引动乡间中学生的虚荣心，募集投稿，则文学杂志之经营也很容易。借了慈善与教育的美名，胁迫软弱的职业

艺员，叫他们廉价出演，一面强售戏券，这样开办起来，可以得到湿手捏小米的大赚头。从富豪的人身攻击起手，渐渐得了凶头子的名望，看到口袋充满的时候巧妙地摇身一变，成为绅士，摆出上流的模样，不久就可做到国会议员。这样看来，要比现在日本可做的事多而且容易的国家恐怕再也没有了。可是，假如有人看不起这样的处世法的，那么他宜自退让，没有别的法子。想要坐市内电车去赶路的人，非有每过车站时不顾什么面子体裁，把人家推开，横冲直撞地蹦上去的蛮勇不可。若是反省自己没有这样蛮勇，那么与其徒然在等候空的车，还不如去找汽车不经过的小胡同，或是得免于街道改正之破坏的旧巷，虽然龟步迟迟，还是自己蹒跚地去步行吧。在市内走路，本来并不一定要坐市设的电车的。只要忍受些许的迟延，可以悠悠阔步的路现在还是多有。同样地，在现代的生活上也并不一定如不用美洲式的努力主义去做便吃不成饭。只要不起乡下绅士的野心，留了胡子，穿了洋服，去吓傻子，即使身边没有一文积蓄，没有称为友人之共谋者，也没有称为先辈或头领之一种阿谀的对象，还可以经营优游自适的生活的方法并不很少。即使一样去做路边摆摊的小贩，与其留了胡子，穿了洋服，用演说口调作医学的说明，卖莫明其妙的药，我也宁可默然在小胡同的庙会里去烙了小棋子饼卖，或是捏面人儿也罢。”

一抄就抄了一大串，我也知道这是不很妥当的。第一，这本不是《冬天的蝇》里边的文章。第二，永井的话在中国恐怕也难免于讨人厌。抄了过来讨人家的不喜欢，我们介绍人对于

原作者是很抱歉的事，所以有点惶恐，可是翻过来说，原作者一句句的话说得对不对，我可以不必负责，因为这里并不是在背圣经也。六月十五日。





谈金圣叹

关于金圣叹的事迹，孟心史先生在《心史丛刊》二集中辑得不少。有些记圣叹临死开玩笑的事，说法不一致，但流传很广。王应奎《柳南随笔》云：

“闻圣叹将死，大叹咤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许奉恩《里乘》转录金清美《豁意轩录闻》云：

“弃市之日作家信托狱卒寄妻子，临刑大呼曰，杀头至痛也，灭族至惨也，圣叹无意得此，呜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颈受戮。狱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谤语，启缄视之，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柳春浦《聊斋续编》卷四云：

“金圣叹临刑时饮酒自若，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圣叹平日批评诗文每涉